

轻风渡水香

宫凤华

夏日溽暑，徜徉故园水乡觅清凉。静伫菰蒲水岸，苇丛葱茜，残照濡染，水香漫漈，内心波光旖旎。水乡人家傍水而居，门前竹桩码头，古雅风情。

竹桩码头，抑或石码头，周遭水色淋漓，水香氤氲，菰蒲菱荇散发的清香，浣衣村妇搓衣的皂香，发髻上栀子香，唼喋鱼儿蹿出水面的腥香，渔船上麻虾呛蟹香，河水糅合了浸泡水中植物草本的清香。

水岸边泊着黑黝渔船。渔船周身斑驳，伤痕累累，旷古的静谧。渔姑面容姣好，拣鱼挑虾，动作娴熟，流盼的眼神映着清凌波光，妩媚静美。

蹲在水岸狭长的圩堤上，看远处田塍上农夫牵着水牛，肩扛犁铧，逆光剪影里，身后是蜂蝶乱舞，水墨蜻蜓，线条奔射万缕霞光，令人走进古朴典雅的明清小品里。

清晨，天色饱满，诱人。水岸边，人们汰洗衣服，洗脸漱口，洗涤碗筷。村妇趿着拖鞋站进水里，河水浸没粉白小腿，麻利地搓洗手中裤褂。

树荫下，有村妇在裱络褙、纺石棉、结渔网。老者古铜色，躬腰打盹，搓草绳、压草箔。有汉子在水边摸螺蛳、罾河泥、绞河草。柳条凳上有黄发垂髻下象棋，如入宋代范宽的画境。

孩子们河边嬉水。突然纵身一个猛子扎下水，不见踪影。半晌他会摸起一把螺蛳浮出水面，甩着头，冲人扮鬼脸。有时会摸到一只破碗，咿呀怪叫。汉子们在水船上搓澡，洗去一身的汗渍和疲惫。

霞光濡染，浣衣村妇衣裳色泽和云霞交融的一刹那，蕴彩涵光，色泽丰盛，如印象派的画作。棒槌，此消彼落，水珠迸溅，贴着水面传得很远。糅苕的声浪犹如一条旖旎的襟带，自远处逶迤而来，鲜活了水岸码头。

听到远处轮船鸣笛声，大家忙不迭地将东西撸进桶里。轮船掀起的浪头大，会把淘箩、衣物卷进河里。待轮船远去，人们一阵惊呼和埋怨，水岸码头又恢复先前的平静。

水岸边木桥上蹲满纳凉的人。木桥苍老，静默如牛。手摇芭蕉扇，喁喁私语，很有一番逸人风致，感觉夏夜幽微、静好。蛙声清透磊落，荷风轻抚，明月星光，表里俱澄澈。荧光冰蓝，给人以灵感 and 遐思。

而今，用上自来水，水龙头渐渐取代水岸水码头。竹桩码头、风情水岸，孤独地静处乡村一隅，昭示着一种无言的凄凉。

前些日子回老家。母亲说有人在村南水岸边安装水泥余浮码头。整天上码头的人络绎不绝。我欣然前去探看，果然小巧精致。用水泥灌制而成，密封，上面装有搓衣板，还摆了几张小木凳。清水映着天光，以及村姑窈窕的身姿。

残暑晚初凉，轻风渡水香。大家觉得在水岸边纳凉，在水码头上汰洗衣物干净爽利，家长里短，别有一番闲情雅致。水香水色中，得水菱和香蒲滋润，与纯净河水亲近，与恬淡田园亲近，乡情浩荡，夏日诗性且清凉。



对焦

寇建斌

老梁家客厅挂着一帧宽幅照片，蓝天，碧水，绿苇，红荷，一轮朝阳从水中弹出，鲜艳欲滴，无数水鸟迎着朝阳翻飞……老梁百看不厌。这是他的摄影作品，曾荣获一项摄影大奖。

看到照片，他便会想起摄协的小马。小马过去总跟屁虫似的粘着他。起初是给他拍那些上报纸的照片，后来就撺掇他拍风景。遇到好场景，就把调试好了的相机递给他拍。等把他的兴头勾起，便替他置办装备，顺便也把自己的设备更新换代了。费用嘛，只需在小马笑嘻嘻递来的报告上签个字就妥了。想到这里，老梁心头有几丝不快，自从他退下来，小马还不曾露面。他抓起电话打过去。

小马说，怕影响您休息，没敢打扰您。等有好天气，组织个活动，请您参加吧。老梁说，我以为人一走茶就凉呢。小马说，哪能呢，您还是我们的顾问呢。

没错，他是摄协的顾问，还是好几家协会的顾问。别看是些空头衔，也曾给这些穷闲之地添了不少旺气。他在位时兴趣广泛，品味高雅。书法得过不少奖项。象棋堪称高手，少有败绩。太极也得过真传，为人称道。特别是摄影，道行高深，器材又精。无论是外出考察，还是下基层视察，都会找时机拍上几张。这张获奖大片就是外出视察时所拍。那天清晨，乘船进入湖区时，天刚露出鱼肚白，祥云朵朵，薄雾如纱，苇绿荷红，碧波荡漾，场景非常漂亮。不过，他发现了一个问题，鸟呢？随行人含笑应答，领导别急，鸟马上就飞来了。他正疑虑呢，随着一轮红日从湖中冉冉升起，无数只水鸟鸣叫着轰然而起，向着太阳飞去。他抓过小马递来的相机，狂按快门。朝霞满天，太阳红艳欲滴，与水面若即若离，带起一片金色的涟漪，水鸟羽毛清晰透亮，撒满道道金光。画面美极了。

事后，常有人请教他，怎么时机把握得那样好，构图那样妙，对焦那样精准。他淡然一笑说，碰巧了。当然，那天他看到芦苇丛中驶出好几条木船，船上的人挥舞着长长的竹竿。他知道，如果不是竹竿的威力，那些水鸟是不会那么早飞起的，更不会依着他的意愿飞到那个画面里去。

这天，小马过来接上他，一起去拍片。去的是一

片山地，满山坡杏树，正花开灿烂。大家像猎人发现了猎物，迫不及待端起相机拍摄。老梁拍了几张，喊过小马，问：怎么都是虚的？小马看了一眼，说：没对好焦。拿过他的相机，摆弄了几下，拍了两张，给他看，果然清晰。他接着拍，仍然虚。他想喊小马，见小马正凝神拍呢，就打住了。又拍了一会儿，还是虚，就走过去问小马。小马拍得很专注，头也没抬，说：对焦，对焦。

老梁诧异地看着小马，火往上顶，看看小马秃了的头顶，想到小马也不小了，也只有自己叫他小马，别人都喊他马主席或老马了，就叹了口气。

老梁步子沉重地走开，找一个人少的地方，心里默念着小马的话，对焦，对焦，一件件摆弄着相机上那些小机关。他一边摆弄，一边拍，还是虚。老梁举着相机看过去，娇艳的花朵，飞舞的蜜蜂，树间的人们，甚至小山，全是虚的。以前这类东西都拍过，从没虚过，现在怎么就对不上焦，全虚了呢？

老梁很纳闷。



父亲的规矩

肖胜林

儿时，偶尔随父亲出去做客，路上，父亲一定会嘱咐我饭桌上要懂规矩。那时待客，桌上无非是炒白菜、炖豆腐之类。有好客人家，炒菜会加几片肥肉，出锅，肥肉被挑出来，置放于菜上。

夹菜，须从一边入筷，断不可翻菜，更不要去动人家碗顶上的肉。父亲说这是做客的规矩。肥肉诱人，口水咽了许多，却始终没有夹一片放嘴里。

一年的冬日，下了一场大雪，父亲很高兴。傍晚父亲喝了几盅老烧酒，然后叫我沏茶。

斟酒要满，倒茶要浅，这是那晚父亲告诉我的。还有，倒茶，茶壶嘴儿不能正对着别人，茶水斟过，放下茶壶，必要的是茶壶嘴儿要对着自己。

父亲说，这是“讲究”。这“讲究”，是对别人的尊重。现在凑局，常有人带孩子参加。席间，孩子旁若无人，满大桌挑拣菜肴，果汁倒得杯子满溢，一杯接一杯喝。再看孩子的父亲，端着酒杯夸夸其谈，对孩子不管不顾。

估计桌上大多数人心里会不舒服。

父亲在冬闲的时候，会出去给人挖藕。破冰挖藕，累且苦。一冬下来，手指甲往往充血发黑。

父亲腊月二十七或二十八回家，会带回十几支藕。藕是塘主给的也或许是父亲买的。藕留下两支，其余都分掉。

给你二爷送支藕吧，秋天他送给我们半筐胡萝

卜的。父亲说。又或者说那支长点儿的，送给对门吧，她给的红皮蒜够我们吃半年的了。

总不能占人家的便宜嘛。父亲这样说。父亲记下了他们的“好”，礼尚往来，这是他根深蒂固的规矩。以至于现在，我和父亲闲谈，说到某人好蹭饭，针尖儿大的东西看得比西瓜大。父亲很坚决地说：少和这种人来往。

印象里，父亲常驾了牛车下地劳作。有时，我会随父亲一起去。父亲坐车辕上，我坐车厢里。牛慢腾腾地走，父亲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

偶尔遇见村里的长辈。父亲会吁住牛，从车辕上下来。父亲站下，面上含笑，和长辈打过招呼，又让我叫一声“爷”或“奶”，然后重坐上车，缓缓地行。有时夕阳漫天，父亲坐车辕上，低着头，即使累得话也不想说，见到长辈也是如此。

见到熟人特别是长辈，要问候，这是最基本的礼貌。父亲告诫我。

如今轿车在乡下多起来，常有某家的孩子车开得快，进村也不减速。有老头老太太坐在街口晒太阳，车嗖地过去，他们看眼车屁股，会念叨句：这谁家的孩子啊？一点规矩也不懂，这么凶！有看得清楚司机的，会气呼呼地大声说：这不是来福家那二小子嘛。

“孩子是家长的名片”，不懂规矩的孩子，缺的是教养，孩子连同家长都会被人不齿。